書父子世爲冡宰亦薦紳盛事也

吾兒將酒　明語林張輪官知府歸省郡守過候父留飲輪持榼上饌如童子饌旣具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答曰幸君侯過敝廬老父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守惶恐欲起乃賜食廡下

執篲以問　王錡雜記尤安禮爲貴州叅議罷歸有一子命之洒掃執篲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其譿厚如此

詹名士　藝苑巵言王稚欽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遊蹶不可馴父母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詹海内名士耶

有子不識　名卿集紀胡世寧子繼幼讀書不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為指授甚詳三日世寧歸閱得實嘆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十不失一

五十荊　明王鏳穫稻分三子詩家風似此真堪賞只

少叅軍五十判自注蔡叅軍貲巨萬以豪蕩盡晩不
能給其子乃各杖而遣之明日周侍御往賀曰聞尊
門析産長君五十餘三十也邑中傳以爲笑
申父志　羅洪先集劉球以劾王振遇害始鍾復實約
與偕爲妻泣勸而止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子同
尚稱比長常欲申父志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
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繼武若翁　獻徵錄宋訥爲祭酒凡諸生守官稱職者

詩於辟題曰陶菴右室書堯夫詩於辟題曰邵菴故
稱集為邵菴先生

柳連理　元史類編吳思達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思
達為主簿父卒還家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破
產忍使苦樂不均耶即出家財償其逋更復共居宅
後柳連理人謂友義所感

雙璧　元史和和字子淵與弟庫庫皆負時望世號雙
璧

教弟如師　元明善集董文炳教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裹馬金帛文炳未嘗先御有則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笞皆俯首受之

三胡　元史胡長孺與從兄之綱之紀皆以經術文學顯人稱三胡

讓官　元蘇天爵集鄭欽以父功授右掖衛親軍千户請于朝以讓其弟銓大德中銓復以讓欽之子克諶

兄弟讓官賢于宋宣公穆公甚遠

大小宋　元史宋子貞字周臣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人以大小宋目之

以塊提仲　烏斯道集樂枅洪武中以例逮赴京仲氏梲願往代枅不可梲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知不可回始慟哭而返

五人同居　名世類苑劉忠愍球性孝友兄弟五人同

居合食終無閒言

小美　王世貞集敬美每出一語于鱗必大驚賞呼之小美至曰小美真才子也又謂世貞阿怒咄咄火攻伯仁不虞燎髮須耶陳繼儒集嘉隆李推王李仲佐之

大小美

雙清館　玉堂叢話端木孝文與弟孝思先後使朝鮮以清節著朝鮮人為立雙清館詳見館

一世兩清　明李春芳集張聰叅河南藩政繼伯兄羽

後凡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絶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

一世兩清之稱

四甫　明詩話長洲皇甫冲與弟涍汸濂並有盛名稱

四皇甫四甫之才子峻爲冠

怡齋　明荀宗道詩因書怡齋詩以爲友于箴自注蔚

州元氏兄弟八人皆能文居無間言故牓其所居之

室曰怡齋諸名公皆有詩

爭入獄　明紀事本末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

俱爲部郎名著一時劉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姊妹

拒少師拜　明通紀姚少師少事姊如母旣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卽却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户云我不要爾拜許多邪見做和尚不了的是什麼好人

事如母　獻徵録林與祖有雅度終日端坐事姑姊如

鞻履于地尼見之曰鞻履獲全吾願畢矣使者告以參政未娶終不出程乃具車輿迎之重為夫婦

廉信于妻　明通紀永樂時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綵幣

寄外詩　藝苑卮言黄夫人寄外之作楊用修答和皆不及也明黄安人寄夫詩雁飛曽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妻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

臣夫表　本朝尤侗明史樂府臣夫表注沈束以劾嵩繫獄十六年妻張氏上疏求代法司亦為之請不聽夏言之妻蘇氏請以身代夫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楊繼盛妻張氏疏乞斬妾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

棄刃痛哭　汪道昆集戚少保王夫人封一品無子而鷙少保陰納羣姬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裹甲入寢門號而愬祖禰一品

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擕一子子之

鐵夫人　明雜記林大輅諫武宗南巡拜杖下獄妻黃

籲天求免緹騎以咒詛告并逮入受訊楚毒不承情

詞慷慨惟求一死居五月得偕釋人稱為鐵夫人

染淚裁詩　明詩話鉛山費少師女嫁宜興吳尚書子

不見答有詩寄父云染淚裁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十

年春西江不是無門第錯認荊溪薄倖人

金珥投江　明書龔鐩按察四川妻久從宦不治妝飾

婦誚不廉　典故記聞工部尚書吳中立惟貨色是好有寵妾數十然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曰此制甚當誦至終篇何嘗有一清一廉字吳不敢怒

不爲汝曹　王世貞集盧柟上賦趙王王竒之賜金百鎰後不自得罷歸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汝曹地耶

宗族

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

以義制服　元通鑑蘭谿金履祥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朱子之傳者及何王之喪履祥率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于彝倫也

更三師　元史許衡七歲入學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久之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

去如是者凡更三師

歛于家　元史類編顧潤之幼從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令我老必託之以死既病革趍舟往卒之明日乃至潤之奉其尸歛于家衰經就位而哭

從三事　明孟熙霏雪録姑蘇巨家蔣氏有子八齡厚延楊鐵崖為師鐵崖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

肖白沙像　吾學編醫閭先生賀欽為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即日上疏去官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卒稱弟子　明史藁王艮謁王守仁江西執木簡立名其冠曰有虞氏之冠服曰老萊子之服與守仁辯久之大服拜為弟子退繹所聞悔曰吾誤矣明日告之悔復就賓位自如已心折卒稱弟子

憶師百首　名世類苑邵文莊為李西涯門生情義懇

篤西涯歿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追憶生平
每事作詩不下百首
疏請代師　明陳宗敬文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太學
生石大用曰師猶父也奚忍坐視草疏請代銀臺懼
以法大用國請事聞蒙並釋
下駙馬位　明黄淮集徐垢奉命授館教駙馬都尉胡
觀中使援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
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我豈以布衣而失師

道哉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說書明日復然先生
為書責之觀大感悟

不阿主司　明史藁黃直金谿人受業于王守仁會試
時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不阿
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

雙璧　啓崇野乘倪元璐與黃道周並為韓太史門下
一時推為雙璧

撻紅袴　明詩話范菁山先生不畏强禦為國子監丞

時嚴世蕃著紅袴入上舍先生撻之分宜次日造門
謝未幾而有大理郡丞之命
斵地編籬　名山藏陳獻章受學吳與弼與弼師道尊
嚴獻章為斸地編籬研墨捧茶
書帛觀刑　明史稾世蕃臨刑時沈鍊所教保安子弟
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持入市觀世蕃斷
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
國賢即庄　邵寶詩曽說近遊須館我吾亭今合號涯

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即讓正寢居之及死
箱財對衆封籍呼其子還之喪費皆自已出
葉郎還金　元史類編葉公政轉餉鄂閩時丹陽朿子
章先在志相合未幾子章辭赴沔以貲囊相託越兩
月其友朱君讓來謁曰子章不幸被盜死昔寄囊中
有我物在敢請之公政不與明年還丹陽至朱朿二
氏照原封匙還之王逢詩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
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媿竇禹鈞

仲一人後徐幼文自毘陵高士敏自河南唐處敬自會稽余唐卿自永嘉張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而皆與余隣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

迎友黃封　客座新聞楊士奇知陳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令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壺且侑以詩曰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氷未江南下雪無道塗多跋涉塵土著些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論者謂此詩頸聯有相臣體而友誼之隆藹然見於言表

救生盧柟　王世貞集盧柟繫獄謝榛攜柟賦遊長安見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千古惘惘哀沅而弔湘乎

身自掖蔽　明通紀科臣石星上圖政疏上怒命廷杖削籍星友部郎穆文熙恐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闍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得不死

取十餘曹　弇山園稿文徵仲前輩名家最老壽其所

取友祝希哲都元敬唐伯虎輩為一曹錢孔周湯子重陳道復輩為一曹彭孔嘉王履吉輩為一曹王祿之陸子傳輩為一曹先後凡十餘曹俱盡而最後乃得周公瑕

對山救我　薛應旂集李夢陽忤劉瑾械至京將置之死先是瑾慕康海名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夢陽從獄中出片紙曰對山救我海見之曰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救耶遂詣瑾瑾大喜從容言夢陽

事遂得釋

館閣同志　楊士奇年譜公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彷唐宋洛中諸老真率會約十日一就閣中草具小集酒各隨量殽止一二味蔬品不拘故為具簡而為歡數也

哭郊外　汪道昆集忠愍當大辟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官哭之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于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

晝夜數十反玘既瘥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

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

見録輙焚　王鏊集姚廣孝别有道餘録專詆程朱其

友張洪云少師于我厚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録輙

爲焚棄

贖女治喪　紀典纂要于寛成化舉人友任良病死其

妻鬻二女治喪寛贖還之

並槩共衾　徐禎卿與獻吉書惟昔與子聯蟬裾王周

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縻而趍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

蕨栗同吟　王世貞集韓邦憲守衢訪童子鳴于山塢中山中人皆擁門瞯觀尉使遊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梓蕨菜脱栗飯太守與子鳴共而鳴鳴吟至夕始去

被逮出餞　明史藁魏大中被逮道吳門周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其孫旗尉趣行順昌瞋目叱之尋亦遇禍

用愚騃　輟耕録許魯齋在中書欲僱一僕其能應對嫻禮節者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得一蓬頭垢面愚騃之人即用之

解檢書　湧幢小品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頁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

枕中二楮　明田汝成集阿寄淳安徐氏僕也事寡主母易簪珥得銀十二兩為息而致産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病且死出枕中二楮則家計悉在曰

此可遺兩郎君也啓其篋無寸絲尺粟之儲焉

上墓先在　啓崇野秉趙登事其主趙廣文勤力作苦主倦遊歸乃悉斂所積幾百金跪進之念其久勞遣令休息廣文歿子孫上墓登輒先在

勸登山　明王履集余僮張一頗慧聞余有登華之謀力勸行及入山乃能體吾愛畫之癖當摹寫時每索奇樹怪石以報逮余還家為圖間有忘者又能以其所記稗余余喜其弗俗也為詩以賞其異

千里負兒　湧幢小品丁汝夔坐辟家戍遼陽皆死惟一孫生方五月僕孫明抱兒乞乳哺之又哭訴監司乃得脱籍數千里負兒乞食以歸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産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

烹縛主僕　明紀事本末元何真圍王成募人能縛成者成僕縛之以出僕求賞真如數與之乃使人具湯鑊車上縛僕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每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

稱鶴坡　談薈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朝官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朱至與之結義兄弟云

投刺楚濱　耳談張江陵柄政家人子游七司其出入號曰楚濱二給事至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文而列臺垣投刺者十四五矣

葬主骸　明通紀張獻忠陷長沙推官蔡道憲死之健卒林國俊九人追侍從死内四卒曰願葬主骸而後

受刃賊義而許之于是解衣裹骸瘞畢而自經

蓮實啗兒　焦竑集花雲就縛妻郜氏亦赴水死子方三歲侍兒孫收郜瘞之抱兒逃互見蓮李東陽花將軍歌浮槎為舟蓮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

封娉　菽園雜記楊文貞在內閣夫人已蚤世惟娉侍巾櫛一日宮中有慶命婦皆至太后命召其娉至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而遣

之朔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

守節　李東陽集無錫殷氏婢守節秦武昌廷詔有傳識之以詩中有句云少有清風辭外侮老將遺業付諸孤

媵奴死節　湯幢小品黃巖真奴媵鍾氏嫁于符十三日而符死鍾有異志真奴知不可回乃夜縊死符柩上

竊子歸郭　謝方石集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生一子

天下儒師　元通鑑元迎帝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富珠哩翀時為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一人獨立　明紀事本末王振以楊士奇言名薛瑄為大理少卿瑄至不謁振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深銜之

硬黄　李夢陽集尚書黄紱正色山立當為郎中時人
業以硬黄目之

不見時相　詞林人物考李淑揵南宫相嚴嵩曰聞楚
有才士李淇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予公謝不肯往
當射策夏太宰薦之鼎甲嵩故下之

豈可呈身　獻徵録隆慶時劉潮試南宫下第大學士
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
豈可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旋師却女　傳信錄徐武寧南征至蘇州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遺之曰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他適女父母堅求以侍巾櫛拒不從

謝廷致　明史藁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名士以張之聞湯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遂與居正子偕及第顯祖遲久始成進士

袒裼見客　嘉靖注略楊一清起總制陝西過雒陽造故大學士劉健欵良久健袒裼出曰應寧出將乎曰

當徐議之貞吉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衡山有恒　靳史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吴門候之二日不至忿然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以我槩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介

恥列鄉祠　唐順之集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

效韓愈　王鏊集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夏原吉

曰宜示以君臣之禮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聇為諛墓　明紀事本末忠賢嘗營墳于玉泉山遣人詣繆昌期乞墓碑昌期叱之曰吾生平聇為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忠賢後起大獄竟殺之

不與瑾交　吾學編呂柟為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人欲引啗柟驟與卿佐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

會瑾敗得免

避臺選　獻徵錄鄭世威嘉靖己丑進士會臺臣闕詔廷臣從諸進士選擇衆競趨之世威曰才脫章句便躐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首請削濠　霍韜集王瓊為兵部尚書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公獨奮曰豎子鳥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第命帥進

施政教方略為言者如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之語彭文憲曰新學正有志之士因力薦之

不題古畫　獻實何景明為中書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景明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

直道不貶　武宗實録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儉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屢起屢仆卒不少貶

顧獨坐　明紀顧佐性嚴重為都御史非議政不與諸

司寇坐人稱為顧獨坐詳見都御史

在在逆旅　王錫爵集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有傳其倦遊狀者僕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

報詩郤金　嘉靖注略沈錬以論嚴嵩戍宣府總督楊瑞方媚事嵩然畏錬之口時順方殺平民奏首功以金遺錬結好錬報詩有云試聽沙場風雨夜寃魂相喚覓頭顱順得詩大懼遂謀殺之

先後上書論嵩皆被逮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

不易一官　丞史宏治中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

連東宮莊曾莊内侍欲冐占民田訴于朝命户部負

外官庶往勘内侍私之曰田歸我講官可得也庶曰

以萬人之命易一官我不忍為卒以田歸之民

長揖勢閹　吳中故語況鍾知蘇州下車首謁一勢閹

于驛拜下不答歛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

既乃就坐與之抗論

瘡酟饗得不廢明陳南山詩引棺絶粒葥當胸捹死

扶持亞聖公

扶顛子　明盧演方氏本末記先生抗命時魏公澤時尉寧海匿其幼子德宗天台余學夔佯狂迓公而歌有區區尚願效程嬰之句公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日又歌如前公乃潛以德宗託之航海匿雲閒依俞祠部允萬歷時乃得復姓歸台

觀杖上疏　明紀事本末鄒元標觀政刑部時吳中行

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詵魏公不識一丁否盩宗建前疏中有此語也卒斃于獄

燕中少年　王世貞錦衣志門達構袁彬以死罪燕中少年楊賢者常為漆工尚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輙害之因上疏詆達極稱彬枉詔併下達治達搒賢至百餘賢以計呼寃上悟竟出袁彬

猛拚一死　周順昌尺牘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為末後一著定當俊偉

稅官謠　明欽叔陽稅官謠序太監孫隆以織造駐蘇州朝廷方起稅額惡少年賄充委官勒索商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誠率衆殺委官慷慨就獄焉詩斬爾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

討天下賊　楊繼盛劾嚴嵩疏嵩有十罪五姦臣居兵曹以討賊為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

五人墓　明張溥五人墓碑記五人者當蓼洲周公之

被逮急于義而死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墓門以旌其所為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李繼貞五人咏五人生為義士死為神不然厲鬼除君側

孔孟主使　明史䆊宦官何鼎性忠直張鶴齡常侍内宴帝如厠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張后激帝怒下鼎獄問有主使乎曰有問

誰耶曰孔子孟子也后竟殺之

給賊斷喉　明紀編年闖賊分宮嬪宮人費氏年十六

投眢井賊鈎出之給曰我長公主也遂見自成察之

非是賞部校費復紿賊置酒成禮懐利刃俟賊醉斷

其喉因自刎

瓊枝曼仙　本朝徐岳見聞録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

樂户行酒有瓊枝者色藝出羣命之歌不肯曰我雖

賤豈能以歌侑賊觴以刃挾之不畏乃臠之同時有

曼仙者名至刻意逢迎獻忠大悅曼仙侍寢置毒于酒以奉獻忠妮之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尸

道學

儒道不廢　虞集文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啟之

傳道圖　元史趙復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

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
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
戒科舉文　元史許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不憚百舍
來受業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
分也
德性為本　元史類編吳澄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
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于德
性其獘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

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所居草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

不復赴試　元通鑑休寧處士陳櫟致力聖賢之學科舉初開不欲就試有司强之中選遂不復試禮部教授于家學者稱為定宇先生

夢夫子　元史黄澤明經學道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悟

親得二氏　元通鑑金履祥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益得朱子之傳者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于己者也

未嘗偃卧　元史楊栢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卧

生朱子鄉　明詹烜集趙東山訪謁虞公集于臨川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朱陸所異同東山條對

精切虞公曰子嘗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乎二家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明盍素用力于斯非綴緝者比也

三禮尤深　元史類編熊朋來于諸經中三禮尤深

持錢買水　元史尚野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儒風獨盛　元史類編胡雲峰先生名炳文尤潛心朱

氏之學其族子淀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儒風之盛甲于東南

道學正脉　明通紀薛瑄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後授御史三楊欲一識面不可得

活孟子　玉堂叢話姜麟使貴州特枉道見白沙先生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

活孟子

傳習録　王守仁年譜先生講學始論知行合一後專以致良知訓學者門人薛侃刻傳習録後南大吉續之

潛心録　李賢古穰襍録吉水羅僑嘗為台州知府平生所養甚正著潛心録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

西川新安有孟雲浦皆傳伊雒之鉢古道清時正學
垂後月川巳諡靜修而二先生尚未易名
六經正宗　蔡清傳清之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
傳宋四儒為真派摹擬闡解學者宗之稱曰虛齋先
生著有四書易經蒙引太極圖象箴世廟閱其易說
特命頒行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中
志在世道　明史禚涇陽先生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
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

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遙相應和故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真士大夫　名世類苑邵文莊嘗曰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

辟良知　明史稿越中自王守仁後弟子一再傳皆禘于禪或以因果為說去之益遠劉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臨殉難時語門人曰為學之要

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

氷霜鐵石　明史稿馬謹正統時仕至巡撫素廉介楊士竒嘗稱為氷霜鐵石

白袍點墨　水東日記山襄毅廉正自持帥府有老隸性敢言公呼試問曰世謂為將不忌貪有諸對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舉手曰教我教我

書壁却餐　獻徵録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米有餽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来

食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教鬼負　筆麈徐階為宗伯其同邑孫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徐賓客甚盛孫惟閉門深卧而已一日僕竊語曰同為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輩何望孫聞之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餽目無名　内閣行實廣東布政徐奇來朝載土箪諸物以餽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閲無士奇名召問

貧不愛錢　獻徵録錢昕官布政魚侃守開封皆有廉名人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不二衾　王世貞集陳察為南贛廵撫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袽亡易令綴以絲襚色錯然久而失其故

辭禄　楊士奇集張昕為户部主事即辭禄雖奉使在外公廩一無所取

不增一室　孫鑛集禮部尚書陶承學所居惟樓三楹

持餅餌一篭來索書欣然納之唐王以黃金數笏遣人求作畫先生拒絕不納竟不見其使

乳羊博沽　續藏書劉麟為工部尚書罷歸太宰李默訪之觴于逸老堂了無夙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

十擡　周穉圃小紀永樂時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擡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令取几案盡開諸笥陳之乃圖籍耳于是置十擡空損于

不敢而死或閔其家貧無歸以所餘犒軍金密授其僕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正如吉狀顧左右請戛憲長來戛至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死無所恨但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無所考然汚我地下矣願急以還官言畢而仆

歸益斛　顧璘集景賜爲司業與六館諸生講解不憚寒暑典簿餽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

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
明朱良佑弔海忠介詩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菜羹
盜不啟篋　典故紀聞太僕少卿李綱居官廉介嘗于
途遇盜盜奪其篋將啟之既知爲綱曰乃李少卿耶是
無錢不啟篋而去
蒼頭給爨　明史藁魏大中爲都給事不以家自隨二
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

厚德

追署案　元史額勒登為右司員外郎嘗讞獄既論決而中書譴其額勒登初未嘗署案及是乃竊署已名或訝之曰吾前偶不及署耳中書聞之併同列並免

歸田焚券　元史類編魏敬益好施與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多不自給今將以田歸其人也乃呼四莊村民語之衆愕不受因强與焉焚其券丞相賀太平聞之詔授以

官不拜

奏勿殺掠　元通鑑史天澤自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廉民　廉希憲神道碑希憲行省江南初宋故官入謁必廣羅珍貨希憲拒之見者輒獻所俘男女乃受之聽其歸完聚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

建惠局　明趙貞吉集楊文忠廷和一生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

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
妨之句

慰遺偽師　明錢鶴灘遺事梁溪華某以厚幣交公公
不納里中薛生潛謁華氏稱為公師華厚款之俄報
公入邑薛馳詣公跪請願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
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為吾先生庚癸謀也
華乃更厚遺薛

租入分給　吳文定公寬傳公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

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不受失褐　湯幢小品羅念菴尊人遵善公當會試時忽亡其槖中褐同舍唐鵬物色其人比入座戲探其囊出褐曰是不類君物耶公目逆曰毋戲言唐持褐欲辨公趍出向其人曰唐誶語也唐歸責公公曰吾失褐不甚損張彼惡名尚得為士人乎

戒減偽金　維風編魏驥為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所積俸資召同年子官刑曹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不

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
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對縣令　西墅雜記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
下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一父老對曰
閭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縣令為之默然

龍鬚　明馬生龍紀事太祖一日御膳中有髮一莖問
之光祿司對曰非髮也乃龍鬚耳上因捋鬚得數莖

乃罷遣之

關中三才　明張治道集康海以救李獻吉往見劉瑾留飲謂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為關中增光先生給言曰海何足言人稱關中有三才公聞之否瑾驚問之先生曰其一為公次則李郎中如海亦從二公後幸矣瑾曰非李夢陽耶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明日瑾奏赦李

買東西　兎園册思陵間遣中官問詞臣曰今市肆交

易只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求水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買東西上善之

對似魏徵　獻徵錄景帝欲易儲一日語内侍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宫生日也英叩首曰東宫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盖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勸誅瑾　明通紀寘鐇之叛以誅劉瑾為名楊一清偕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况我
之德太師無己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
陳礦害　明史藁沈鯉賀長至于仁德門帝賜食遣司
禮監陳矩侍鯉徐及礦稅害民狀且曰小民猶可虧
聖體奈何矩問何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
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無虧矩還道之帝悚然咨
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
首肯

曰我固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碎玉毋懼　輟耕録河南王卜琳濟逺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令毋懼

比安石　白下紀聞宸濠報至南京都人洶洶喬公宇時任留守從容籌畫容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無恐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大臣量　實録商輅在内閣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為秃婦傳以譏之亦不與較黎淳以易儲事專歸咎于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人咸謂其有大臣之量

鑿石椁　王守仁年譜先生貶龍陽驛在貴州萬山中時瑾憾未釋自計得失榮辱俱亡惟死生一念尚在乃鑿石椁以俟命焉

稱艷科第　埜記楊文貞自布衣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于進士科第稱艷誇道往往見之詩文

不責汚衣　獻徵録太宰屠襄惠公部堂燕居命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太白而易汚也

圍碁賦詩　明費宏集謝文正公遷為逆瑾所切齒褫職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皇明我當無他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娛

縲絏講文　獻徵録李時勉為祭酒王振惡其不附已

逮之方閲試卷錦衣官校猝至即掩卷起受縲絏合監皆驚愕公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某人令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囊筆生　吴偉業集石田先生隱相城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先生不肯祈免囊筆往圖畢而歸後守輯瑞入吴文定公時為宗伯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詒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囊筆生也歸而惶恐執贄謝

先生已踰垣遁矣

獄中讀書　楊榮神道碑漢庶人謀奪嫡宮臣楊文定下獄十年家人供養數絶粮又上命叵測公方讀書不輟或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題素牓　明紀事本末周順昌被逮曰吾固知詔使必至也令請入治裝舉家號哭笑曰無事亂人懷顧案上有素牓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栖三字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

三木賦詩　明通紀御史黃尊素在詔獄獄吏曰內侍欲覽公公何語可書以寄家尊素畧不及他事即于三木上賦詩是夜卒

元明事類鈔卷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